

讲演

← (上接11版)

的同一主神的庙会“众星拱月”或“月映众星”的相互依赖、映衬的关系。月亮暗时，星星可能更加明亮。这样也就能有效地解释改革开放后圣山庙会迅速重整的原因，而不流于从果推因的弊端，即限于中国乡土宗教与庙会之复兴论和功利论循环解释的陷阱，夸大外力而忽视内力。

明了了乡土宗教的内力，我们就会发现，在科技已经有效地引发了日常生活革命的当下，朝山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在苍岩山顶，人们依旧烧香敬拜，许愿还愿，求福寿财，科举功名，姻缘子嗣，给三皇姑献袍挂红，刻碑留名，念佛，等等，而且女性还是明显多于男性。当然，在求效益的承包制的管理模式下，也出现了新的敬拜形式，如粘字。因为三皇姑，苍岩山上下的众多石碑，也就有了神圣的意味，硬币能粘贴到石碑上的哪个字，就意味着可能实现这个字指代的心愿或物事，如求子者会拿硬币去粘

贴“子”字，依此类推。因为山腰的“尚书古碣”这块俗称透龙碑的古碑被禁止粘贴，各殿的经营者就纷纷提供粘字的专碑。经营者在粘字碑下面栓了一个留有缝隙的木筐，粘不上的硬币就掉到筐里了，归经营者自己所有。

香客不止这样与神交流，沿途还会撒一些小米、大米，使山中鸟兽虫蚁有食吃。同时，人们还会向山道两侧的乞丐施舍些小额钱物。在相当意义上，将信将疑地看相、抽签、算卦，也是对着僧道装的江湖术士的一种变相施舍。这些使得庙会多少有着慈善的意味。然而，如果非要用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圣山庙会，那么在求效益的承包制经营模式下，香火经济显然复杂无比。

箭垛式的圣山

庙会不仅仅是老百姓捣鼓



▲在苍岩山，尤其是农历三月的庙会期间，随处可见猴子、老虎等符号。

▶李金镛祠堂前有一块金圣碑，顺势衍生出了供香客、游客消费的“金圣发财香”。



而不绝如缕的东西，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甚至不少社会精英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庙会是否仅仅是一种民俗抑或非遗？它究竟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聚”与“散”之辩证法在妙峰山的朝山进香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过去常说，上妙峰山有5条香道。每条香道沿途都均匀地分布着供香会、香客歇息、敬拜的茶棚。因此，妙峰山庙会不仅仅是发生在金顶这一个地方，人们在香道茶棚中的敬拜都是妙峰山庙会的组成部分。现在与妙峰山庙会互现的“幡鼓齐动十三档”也已经名列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事实上，这“十三档会”散开来是“会”，聚在一起就俨然是一座“庙”，抑或行香走会图。这在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妙峰山进香图》中清晰可见。有着“北京通”之称的金受申数十年前也曾撰文说：“狮子”乃庙前的石狮，“中幡”乃庙前旗竿，“自行车”会像五路催讨钱粮使者，“开路”像神驾前的开路先锋，“打路”、“五虎棍”、“少林棍”都是引路使者，“天平”（什不闲）像称神钱者，“挎鼓”像神乐，“杠箱”像贮神钱粮者，“秧歌”（高跷会）和“小车”像逛庙游人，“双石”、“杠子”、“花坛”等既像神前执事，又像赶庙的玩意档子。换言之，十三档会其实就是座聚散自如的流动的庙宇。

借用胡适“箭垛式人物”的比喻，苍岩山、妙峰山等圣山也是箭垛式的山。与之相关的异质性群体在不停地给这些圣山追加附加值。因而，老娘娘碧霞元君栖息的妙峰山如今有了“抗战之山”、“学科之山”、“花会之山”、“泰斗之山”等等

诸多美名。

改革开放后，随着妙峰山庙会的恢复，金顶上很快也就有了救命松的“红色”传说。即传说山顶的一棵松树在抗日战争时期，让站在其下的抗日战士逃过了日军飞机轰炸的劫难。在有的传说版本中，这个无名战士又被置换成了其他人。无论被救的主人公是谁，因为救的是抗日游击队的战士，妙峰山也就拥有了“抗战之山”的民族大义与正义。

1925年顾颉刚等一行人对妙峰山的调查，已经成为当下的管理者一定要浓墨重彩宣传的内容。这使得这个学术事件与实践演化成为当代妙峰山庙会历史的组成部分，并增生了当代妙峰山庙会期间召开学术会议、纪念会等新的内容。1995年、2005年、2015年，相关部门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和学术会议。在顾颉刚等调查妙峰山70周年纪念日时，妙峰山被定格为中国民俗学者心目中的一块圣地、一面旗帜，是推动中国民俗学事业发展的情感动力之源。80周年纪念时，在金顶树立的“缘源碑”，不但继续强化妙峰山与中国民俗学之间的关系，缘源碑本身也成为了金顶重要的景观。

改革开放后，因为对诸多会档以及妙峰山庙会的重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隋少甫有了“香会泰斗”的盛名。在其过世之后，经妙峰山管委会同意，在缘源碑的旁边，树立起了一块体量与缘源碑差不多大小的“香会泰斗”碑。隋门的会档不时在这里举行收徒等神圣性的仪式。借金顶这个公共空间和香会泰斗碑前的敬拜仪式，隋派的会档在妙峰山众多花会会档中的霸主地位被

强化。

多种力量参与，或曰礼俗互动的圣地庙会之聚与散的辩证关系同样出现中国的最北端，漠河。如今，漠河的北极已经是国家的5A级景区，距离北极不远的俗称胭脂沟的金沟是景区的组成部分。金沟有一个重要的景观，即清末被派往此地开采金矿的重臣李金镛的祠堂。早在2005年，李金镛祠堂就成为了黑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他是当年在此督办金矿的大臣，“兴利实边”，因此被视为“金圣”，官方还在祠堂前树立了金圣碑，顺势衍生出了供香客、游客消费的“金圣发财香”。在相当意义上，为了强化每个到此一游者的祖国边疆意识，在政府的推动下，从文物保护、发展旅游，到金圣发财香，官方的文物之礼向信众烧发财香之俗华丽转身。礼俗按照官民共享的文化逻辑，聚散依依。

* * *

百余年的启蒙精英大体都相信，随着科技的昌明，教育程度的提高，朝顶进香之类的“迷信”活动会自然消失。早在1929年，顾颉刚就对妙峰山庙会下了“垂尽的余焰”之断语。但是至今，这些敬拜活动依然在城乡上演。为何如此？其实，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当世俗的、物质的、科技的力量无法有效地解决个体所面临的困境时，其潜在的宗教性就会显现出来。正是这种宗教性，使得乡土宗教、朝山等庙会也就具有了内发性、适应性与伸缩性，犹如烧不尽的野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妙峰山进香图》(局部)